

致敬，最美劳动者

编者按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为庆祝建党100周年，精彩展现新时代、新生活、新风貌，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安徽省散文随笔学会、安徽工人日报社、肥东县总工会联合举办首届“致敬，最美劳动者”全省职工散文大赛。

比赛自4月启动以来，受到了全国一线职工的广泛关注，共收到14个省市800余篇作品。这些作品主题突出、构思精巧，情感真挚、文笔流畅、情趣高雅、以小见大；歌颂以劳模工匠为典型代表的广大劳动者在推进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展现出安徽职工创作的蓬勃生机和职工文学作品的丰收。

本次比赛共评选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10名、优秀奖49名。现选登部分获奖作品，以飨读者。



拜谒一条没有细节的河

一路上，转来转去，似乎都在提醒或暗喻，这次采访也蜿蜒、曲折。果不其然，拐进一个农家小院，看见耄耋之年的赵相臣，一瘸一拐地迎过来，一直悬着的心扑通一下落地。

条几上，相框都腐朽了，里面的“治淮先进模范”脱了色，隐隐冒出霉苔。半世纪太过久远，有太多的东西，在渐次遗失、遗忘。一个证书，一个老人，正演变成遗忘的本身和见证。该怎么打开记忆，再回到那段战天斗地的青春岁月？一条茨淮新河就是一把钥匙。

说是采访，应该不成立，更像是聊天。除了茨淮新河，他很多事情都记不住了。

时间、地点、人物，他都有些恍惚，说不准，更别说事件和情节了。问了，他千篇一律地回到：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排除万难，不怕牺牲，一定要把茨河挑好。

这些刻在骨子里的铭文和豪言，任凭沧海桑田，他仍牢记于心，信口拈来。他老了，像几十年前的黄河、淮河，头脑不灵、口齿不清，经络不畅通，太容易淤塞、泛滥了，也需要给予治理。我变换着方法和方式，努力帮他疏通那几十年的淤积，让他轻易就能溯回从之。

1975年，一直担任五小企业负责人的赵相臣，接受一个新的任务，带工挑河。挑河要比在五小企业辛苦得多！有什么想法吗？比如考虑到自己的家庭。

池州是我生活了十多年的城市，在这里居住，就像是躺在母亲的怀抱中。但偶尔我也会失眠，这会让我醒得特别早。然而，坐在床上的我，每当醒来的时候，都会发现这个城市早就有了动静，它比我醒得更早。

我卧室的窗下是一条叫永胜的巷子。路灯还在昏昏欲睡时，巷子里就有了动静，有了推车声、说话声、咳嗽声。在寂静的凌晨，这些声音会被我听得一清二楚。这是一条通向菜场的路，一对夫妻每天都要从这里经过。

在我的窗外，男的带着自豪的语气和女人交谈着：“今天还不错，我们这一年菜恐怕是这座城中最新鲜的了。”女的说：“可不是吗，这是我们刚刚从水中捞上来的，没有隔夜啊。”“下次你不要这样豁着命干了，别累坏了身子。”女人心疼地说。男的呵呵地笑了起来：“我是越干越有劲哩，要是让我歇着，会歇出病来的。”

后来，我又到另一个城市住了一段时间，我爱这座城市，爱它绿草如茵的小公园，爱它栽种着花树的街道，爱它耸入云天的、在太阳下闪光的高楼。这些都是劳动者闪亮的笔墨，勾勒出城市的活泼和生机。有一天我突然发奇想，我要起个大早，去看看这个城的早晨。

天上还没有露出一丝光亮，在街上行走的我，第一次看见了城市的蜘蛛人。在大楼的玻璃幕墙外，一个挂在高空的人，晃悠悠地，正在幕墙上刷洗着灰尘。这么高的楼，我朝下望一眼都觉得头晕，何况还要在上面工作！我不禁对“蜘蛛人”有了好奇和敬意，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去认识一下这个奇人。

我终于见到了从玻璃幕墙上解缆下来的老廖。老廖并没有我想象的三头六臂，他腰缠安全绳，是个腆腆的中年人，一说话就脸红。老廖必须在早上五时上岗，在幕墙外工作三个小时后才能休息。老廖工作结束的时候，正好是大楼内的人上班的时候，这样，才不会影响到楼内人的工作，也减少了对街上的行人的打扰。

初次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老廖跑过外卖，但手脚却不如年轻人灵活；去搞搬运，力气又不如那些小伙子；最后心灰意冷的老廖，在买票回家的时候，接到了一单玻璃幕墙保洁的活儿。就是这一单活儿，让老廖入了这令人惊叹的行当。老廖说：“玻璃幕墙保洁并不是那么枯燥的工作，累了可以歇一会，看看这个城市的风景。”他常把看

的想法，不怕累，没考虑家庭，服从领导听指挥，毛主席叫咱干啥咱干啥！

说到毛主席，他的思路渐渐清晰，打开了。那一年，他30多岁，正是人生最好的年龄，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有毛主席，日子也像“东方红，太阳升”，充满希望。“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不信有什么是干不了的，哪怕是平地上挖出一条河。

民工不好带吧？他们来自各个村庄，个个年轻力壮，争强好胜。

不好带。不常说吗？宁带千军万马，不带民工三两。你有什么秘诀吗？还能抱个奖状回来。

说着，笑着，干着，拢着。首先，鼓舞干劲。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工程交给们了，我们得好好干，干好。其次，调剂好伙食，吃好！人是铁，饭是钢，一日不吃饿得慌。吃好了，才有力气干活，干好活。干完活，才能回去，才有老婆孩子热炕头。

他的神情变得肃穆起来，是看到工地上安全事故的棺材了吗？他说：“白天下劲干，晚上不上工。瞎灯灭火的，看不清，效率低，安全隐患大，咱都有老婆孩子，都要过日子……”

他的声音打开了，嘹亮，斩钉截铁。他仿佛也回到了过去：五点半起床，人不起，我不走；吃过饭，抽根烟，做一会神仙，接着干；干到看不见为算，人不走完，我不走，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定把淮河修好。可能咱这

代看不见了，但咱的子孙能看见，能享上福。

这就是他的秘诀，勇夺全乡第一，荣获劳动模范。简单、朴实，至今仍适用。

县里开表彰会，你参加了吗？

他眉眼间的皱纹漾开，开出了花。他神采奕奕地说：“参加了！在电影院开的表彰会，每个人都戴上大红花，发红本本，还有奖状。我们住在招待所，顿顿都吃肉，很高兴……”

他想站起来，演示表彰会盛况。上半身动动，放弃了。他敲着腿，黯然道：“老了，没用了，现在尿尿都分叉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你跟年轻人说茨淮新河是挑的，谁相信你？”

我安慰他，那条河就在那里，就是证据，不管信不信，都是事实。以后，全县的饮用水也会从茨淮新河里取，你们这代人流的血、淌的汗，也会流进子孙血脉，被传承、铭记。

他直点头：“没错！没错！吃水不忘挖井人，报恩不忘毛主席。”

关于那条茨淮新河，关于那些挑河的岁月、那些人、那些事，他能记住的实在寥寥无几。不动情，才动心；不煽情，才动人；不用情，才动容。对于他，似乎只要记住茨河、记住毛主席，就足够了。对于我，或许也是，根本就不必用挖掘细节、情节和故事，就已动人了。（葛亚夫）
(该文获散文大赛一等奖)

《残荷》，走进『国宝之窗』

跟我们说话间，徐建武的一双大手依然在摩挲着一片玉兰花的树叶，树叶的底漆已显光泽，凝视着树叶，他好几次忘记我们的对话，我们也默默地注视着他，不敢打断他的思路。我想，《残荷》应该就是在他的那双温暖的大手摩挲下走进北京大兴机场的“国宝之窗”！

徐建武是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生漆夹纆技艺”传承人。生漆夹纆技艺是以天然生漆、纆布、瓦粉(或玉石粉)等为原材料制作的手工艺品，制作工序多达几十道，每一项工序都是一门技术。回忆起自己的学艺历程，徐建武感慨道：学艺就是守着枯燥、单调、寂寞。其实，刚刚开始学艺的他就遇到挑战，老天爷严厉地考验他：生漆过敏！过敏的他全身起疱疹、奇痒难耐，有时脸肿得像馒头，眼睛都睁不开。但他没有退却，为安心学习他服用抗过敏的药，可服药又容易使人瞌睡，为了不耽误学习，滴水成冰的冬天，他就用冷水洗脸洗头，冻得直哆嗦，手根本握不住冷冰冰的刻刀。师傅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说：“孩子，还是别做了，往后要一直与生漆打交道，你身体可吃得消啊？”徐建武坚定地回答：“师傅，我不怕，它在考验我，让我学吧！”就这样，他以常人难以忍受的耐心和毅力感动了老天爷，经过无数次的过敏，他居然产生抗体，与生漆成了真正如胶似漆的朋友。

从学艺到大师，30年光阴倏忽而过，徐建武鬓角的白发，宛若层层底漆，藏着太多心血与光阴。每一个作品从设计泥稿到夹纆装饰，几十道工序，每一道都靠他精准的塑形、细微的感知、敏锐的辨别和对色彩的掌控。正所谓“漆器的温润光泽，来自最稳定的手、最沉静的心”，面对作品，徐建武常常一坐就是大半天，以心手合一的境界沉浸在自己的节奏和旋律里，工作室里的那盏灯静静地亮至通宵。都说“朽木不可雕也”，可在徐建武的眼里，一根朽木、一块石片都是艺术品。他充分尊重自然形态，顺势而作、巧妙施雕，注重突出作品的原汁原味，体现对生活的理解和对生命的感悟。腐朽化为神奇，一件件形神兼备的艺术品显示出徐建武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技艺。

他善于创作，生活是他最好的灵感来源。他到河南开封游览包公祠，包公蟒袍冠带正襟危坐，一手扶椅一手握拳，仿佛要拍案而起，一身凛然正气。他被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所吸引：“我要用夹纆技艺塑造清正廉明的包公。”回到公司，他即刻动手，以官帽袍服形象为表现，运用脱胎技艺制作官帽，并可取下放于手中，作品构思巧妙，设计新颖，将包青天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更表达了作者对贤者的敬畏。该作品荣获了2019年“创意工美——中国工艺美术创新作品大赛”优秀奖。2020年春节期间，新冠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徐建武坚守在工作室，创作抗疫作品《爱的守护》《钟馗除疫》。其中，《爱的守护》以巨石为大型，中间塑造抗疫医护人员形象，表达了如山之沉、如岳之重的伟大付出。作品最后以大漆夹纆脱胎制作完成，呈现出黑红相间、金纹显露的效果，如同无数的抗疫工作者们在疫病黑暗中砥砺前行、奋战病魔。

“一意笃诚见匠心”。带着一份初心，徐建武孜孜以求生漆夹纆技艺的传承和发展。终于，青阳生漆夹纆以独特的工艺语言、丰富的文化思想，成功入选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徐建武也成为该项目传承人。徐建武的一双大手精雕细琢漆作品毫不含糊，可捧着这些证书，还是忍不住双手颤抖，激动！生漆夹纆技艺已叶落归根，但怎样才能根深叶茂呢？徐建武决定打破生漆夹纆技艺只传家族后代的陋习。他一张机票飞回了浙江，来到师傅的墓前，陪着师傅说了许久的心里话。他说：“生漆夹纆历经几千年，靠的是一代代传承人传下来，但要发扬光大就必须让更多的人知道，那才是真正的传承。”那天，他在墓前跪了很久很久……

人的一生注定要走的，多远都有光。2014年，他以执着的坚守、精湛的技艺荣获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喜讯纷至沓来，国家艺术基金《夹纆造像艺术传承和创新应用的青年人才培养》项目、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合作单位、安徽师范大学雕塑专业实践基地、安徽省工艺美术大师工作室……一个又一个项目落户圣武雕塑，充满了浓厚艺术氛围的圣武雕塑宛若一个生漆夹纆的殿堂。雅致的环境、儒雅的大师、高超的技艺引来一批又一批喜爱生漆夹纆的大学生、中小生培训、研学。每一个到公司来学习培训的学生，徐建武都如获至宝，悉心传授。

2020年秋冬之际，徐建武见院中一池残荷，余晖残照，不坠污泥，铅华洗尽，清风透骨。那一瞬间，《残荷》雏形便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先以泥塑塑好荷叶莲蓬形状，再用大漆、麻布、瓦灰进行脱胎制坯，最后经过色漆装饰再打磨抛光。作品以夹纆之坚韧塑残荷之风骨，以漆色之美向生命尽头的精致与优雅致敬。透着神韵的《残荷》走进了“国宝之窗”，这是对徐建武匠人匠心的最好诠释吧。

“浮香绕曲岸，圆影覆华池。”时值夏至，在徐建武的小院中，我看到那池荷花，开得正好。
(张红)
(该文获散文大赛二等奖)

城市，永远比我们早一点醒来



到的风景拍下来，发在朋友圈里，引来了一阵点赞。

但高空作业并不总是和浪漫连在一起，有一天早晨，老廖正在楼外刷墙，天突然下起了大雨，风夹杂着雨点扑面而来。老廖被大风刮起又抛下，咚咚地撞在墙上。他的头脑一片空白，心想，这下真的完了。好在这阵雨并不长久，只下了一会儿就停了。说起这段经历，老廖依然心有余悸。

搬迁至新居后，我家的房子正对面是一面偌大的湖，它叫月亮湖。它和周边的平天湖、天堂湖翠珠岛相连，形成了大块的城中湿地。月亮湖被城市包围着，岸边草木葳蕤，湖中芦苇丛生。

忽然有一天，在我早上醒来时，开始听到一阵阵粗犷的鸟鸣声。打开窗户一看，看见在浩渺的湖面上，正飞过一群鸟，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鸟，但是我知道正是因为它的鸣叫，这个城市要比我醒得早了好多。

当天下午，我就在朋友圈中看到这样一则消息，题目是《夜鹭来了》，内容是在我市月亮湖公园，来了一群

夜鹭，欢迎市民们去观看。还配发了夜鹭归林的图片。发消息的是我的朋友老俞，老俞是鸟类保护的专业人员。老俞写道：有个夕阳西下，倦鸟归林的句子，并不适合于夜鹭。黄昏到来时，正是夜鹭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它们在林子里呆了一天，傍晚时要出门了。而鱼肚白的早晨，却是它们饱食回家之时，那是它们最开心的时光，不说别的，单说这时候，它们的鸣叫声比起平时，就要粗犷了很多。

老俞每天都起早去月亮湖边，观察着夜鹭。风里雨里，从不间断。我几乎每天都可以在阳台上见到老俞的身影。一年后，他出版了一本鸟类图集的书，描述了许多珍稀的习性，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老俞还因此获得了省级科技奖。去年，我在老俞的朋友圈里，看到了作为劳模的他在人民大会堂前的留影。

正因为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城市，永远要比我们早一点醒来。
(王征桦)
(该文获散文大赛二等奖)